

戴高樂杯葛北約組織主要原因之探討

吳坤義

(作者爲本校文理學院歷史學系副教授)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 NATO）的誕生，正值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歸隱山林期間。等到一九五八年阿爾及利亞事件導致他東山再起之時，北約組織已有九歲之齡。儘管該組織對西歐經濟的復甦和赤禍蔓延的扼止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戴高樂在重掌法國大權之後，還是不斷杯葛它，甚至造成法國與它幾乎完全脫離關係。戴高樂爲何要這樣做，於是就成爲我們想進一步加以探討的重點。

壹、北約組織的成立與發展

在探討戴高樂杯葛北約組織的原因之前，必須先瞭解戴高樂那自負、專權和愛國的個性，^①以及北約組織產生的背景，方能對整個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乃依據北大西洋公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而成立的。該公約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由美國、加拿大、丹麥、比利時、法國、英國、冰島、意大利、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等十二國，在華盛頓簽字。簽約國同意，對她們之中任何一國的攻擊，將視為對全體的攻擊。有些學者認爲此一公約也針對任何一個簽約國的任何國內共產黨的政變。^②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希臘和土耳其同意加入；一九五五年，西德變成第十五個會員國。^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英兩國瞭解西歐經濟的重建，必須以軍事爲「後盾」，因而於一九四七年三月簽訂敦克爾克條約（Treaty of Dunkirk）；兩國同意共同防衛蘇聯從東德所發動之攻擊。一九四八年三月，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參加英法的陣營，共同簽訂布魯塞爾公約（The Brussels Pact）。

布魯塞爾公約簽訂後一週內，蘇聯開始封鎖柏林。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由共和黨領袖密西根州的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 of Michigan）所提的兩黨決議案，准許美國政府在平時與美洲之外的國家締結聯盟。這個決議

案爲產生北約組織的談判之基礎。^④

由此可知，北約組織乃因一九四八—四九年間，盛行於西歐和北美的恐慌而產生。這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恐慌，其中最主要的是共產集團軍事的優勢，某些西歐國家國內共產黨的威脅，以及西方國家在尋求和平所遭遇的一連串失望。有些學者認爲，後來成立的北約組織只涉及軍事防衛，其主要目的乃在於恢復軍事力量的均衡，並因而導致西方國家與蘇聯的軍事力量相等，使西歐萬一遭到蘇聯的侵略時，也有致勝的機會。^⑤北約組織也就是要向任何潛在的敵人表明，美國以其強大的核子武力，堅決承擔西歐的防衛工作。^⑥

另外有些學者則認爲，北約組織的範圍，除了涉及會員國的軍事外，還包括其經濟和財政政策。^⑦

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也言及，北約組織的產生爲當時情勢的一項幾乎不可避免的結果。他說，西德與共產獨裁者爲鄰，經常受其威脅恫喝，柏林隨時有落入蘇聯魔掌之慮；其他歐洲國家雖未受到直接的威脅，但是却相信蘇聯軍隊將可能越過萊茵河和阿爾卑斯山，因此認爲美國的保證是必需的。此外，美國經濟和戰略物質的援助也很受歡迎。很顯然地，這些古老和驕傲的民族，內心中時時懷念着往日的獨立；但是美國在大西洋的霸權，使她們很快地處於一種附屬的地位。因此，在以往，從不曾有一個附屬於北約組織的政府，會採取與白宮不同的態度。^⑧

一般說來，北約組織的成立，乃基於下列四個主要的假設：^⑨

1. 蘇聯對西歐懷有野心；
2. 西歐國家在可預測的將來，無法自衛，因而易受蘇聯的威脅；
3. 蘇聯受理性者之統治，而且事實上能受阻於美國的核子武器；
4. 北美本身能免於蘇聯的攻擊。

核子武器攻擊的威脅，^⑩似乎足夠阻止蘇聯的侵略，並且使歐洲免於另一次戰爭的摧殘。然而，這些條件中，有許多已發生改變，因此原先的假設，變爲較不實在。

此外，共同的超國家利益，個別的國家利益和美國的權力，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著北約組織的成敗。前兩項因素的

相互作用，與該組織的未來，有決定性的關係。^⑪後來戴高樂與北約組織之間的衝突，就是這兩個因素無法協調的結果。

北約組織設有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和秘書處（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理事會為「民政和決策機構」，通常由每一會員國的外交、國防和財政等部長組成。^⑫每一會員國尚有一位常任大使（Permanent ambassador）為代表。這些大使聚在一起，組成一個永久性機構。理事會決定北約組織的主要政策，代表會員國為北約組織擔負財政和行政責任，並且提供民政和軍事機構之間必須的聯繫。

秘書處以秘書長為首，主管北約組織的行政和計劃事務。^⑬

在理事會之下，軍事方面的最高權力機構為「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mmittee），由各會員國參謀總長組成，^⑭每年至少集會兩次。第一任主席，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將軍（Gen. Omar N. Bradley 1893- ）擔任，美、英、法三國參謀總長的代表，組成「軍事委員會常務組」（Standing Group of the Military Committee）。「常務組」為軍事委員會的執行機構，設在美國的五角大廈（Pentagon），指揮和監督北約組織的各軍事機構。

在軍事委員會和常務組之下，為各地區盟軍最高統帥，其中「大西洋盟軍最高統帥」（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Atlantic，簡稱 SACIANT），設總部於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的諾佛克（Norfolk）。「歐洲盟軍最高統帥」（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簡稱 SACEUR），設「歐洲盟軍最高統帥部」（The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 簡稱 SHAPE）於法國巴黎。^⑮一九六七年遷至布魯塞爾附近的卡士多（Casteau）。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第一任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 1890-1969），^⑯今在巴黎一家旅館成立統帥部，並且正式開始活動。該統帥部於七月遷至馬爾利（Marly）附近的羅根固（Roquencourt）。^⑰

在北約組織發展過程中，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戴高樂尚未再度上台之前，他已極力反對「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Treaty of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亦即反對法國軍隊的「超國家化」。^⑱歐洲防衛共同體是在美國的壓力促使下，由法國的布呂溫（René Pfeiffer）和休曼（Maurice Schuman）所提出的一項歐洲軍事力量結合的構想，以減輕美國在歐洲的負擔。布呂溫和休曼的此一計劃為英國所拒絕，但受到正準備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ud Steel Community) 的法、意、荷、比、盧和西德等六國的贊同。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述六國在巴黎簽訂「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及其附約。^⑩ 荷、比、盧和西德等國很快地批准；意大利國會未加以表決；法國國會則經過兩年的爭論，於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以三百十九票對二百六十四票加以否決，使此一歐洲軍事結合的計劃終成泡影。^⑪

從這個條約及其附約的條款，我們可知「歐洲防衛共同體」純粹為北約組織的附屬機構。美國當然樂見其成。因此，在法國對批准與否爭論不已期間，美國設法向法國政府施加壓力。在一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召開的北約組織的會議中，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 宣稱：「如果歐洲防衛共同體無法成立的話，它將強迫美國重估其基本政策。」杜勒斯的演說，引起法國的激忿，後者認為美國對於法國的國家感情毫無所覺。^⑫

由美、法兩國有關歐洲防衛共同體的爭執，可知一九六〇年代的北約組織事件，並非突發性的。

貳、戴高樂杯葛北約組織的原因

一、對美國不信任

戴高樂自一九五八年起，就不斷在北約組織中製造問題，打擊民主陣營的共同防衛體系。他為何要如此做？根據我們的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五：對美國不信任，歐洲情勢已變，希望法國國防自主，反對美國的霸權，以及美國不助法發展核子武器。

北大西洋公約簽訂前夕，戴高樂在答覆記者詢問時，雖曾公開表示支持，及其對美國朝野在此一方面的努力之敬意，^⑬ 但卻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該約在華盛頓簽字的當天，發表宣言，談及在讚美該約對法國的價值之前，首先應瞭解在何種情況下，法國將獲得做為西歐防禦中心和自由前衛所需要的軍備；其次要瞭解在何種情況下，一旦危及其安全的侵略發生時，法國將如何得到援助；最後，她也要瞭解，一旦要為他國安全之保障提供援助等，法國將有何種義務。^⑭ 這是戴高樂對由美國策劃而簽訂的盟約，有所懷疑的最早表示。

在北大西洋公約簽字的法國「第四共和」(La IV^e République)政府相信，法國的安全可由該約，主要也就是美國來確保；但是戴高樂却認為北大西洋公約對於法國國防的價值，端視法國國防力量，也就是國家的價值而定。⁽²³⁾他指出，該約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人知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誰來負起保護會員國安全的責任。⁽²⁴⁾他還認為該約對法國不利之處有三：⁽²⁵⁾

1.使法國處於一種可能發生的恐怖的情況；

2.未確定法國在盟國行動中所擔任的角色；

3.雖然有五個裝備師，但其裝備受到限制，未具有任何戰鬥自主的武器。

戰後的歐洲，人力和物力皆感缺乏，如遇侵略將很難以自保。北大西洋公約能否給予歐洲安全的保障？戴高樂對此一直存懷疑。他認為歐洲在抵擋共黨侵略方面，無主動權，因而也就無安全感。這種心理狀態主要歸諸於對美國的不信任。⁽²⁶⁾戴高樂的懷疑最主要的有兩點：懷疑美國是否會使用核子武器保護歐洲，此其一；懷疑美國是否為歐洲的利益着想，此其二。

曾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契遜(Dean Acheson, 1893-1972)自認為美國能嚇阻蘇聯對歐洲之攻擊或威迫。⁽²⁷⁾但歐洲人士，尤其是戴高樂派，却不做如此打算。

北大西洋公約簽訂時，美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當然能讓歐洲相信，美國具有針對共黨勢力擴展的嚇阻力量。然而，不到半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也完成首次核子試爆。此後，美國核子武器壟斷時代已成過去，美國本土同樣面臨着受到敵人核子武器攻擊的威脅。

隨着蘇聯核子武器的發展，戴高樂更不會相信，美國甘願冒着自己本土受到核子武器的摧殘，而以一種戰略核子武器的攻擊，報復蘇聯的入侵歐洲。⁽²⁸⁾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樂在記者會上答覆詢問時稱：⁽²⁹⁾

「美國人，我們的盟友，我們的朋友，曾長久獨自擁有核子武器。當他們獨自擁有此一武器之時，他們表示當歐洲受到攻擊時——此時只有歐洲可能受到攻擊，他們願意立刻利用此一武器加以反擊。

〔但〕自從蘇聯自己有了核子武器，這種武器也有足夠的威力，使美國的生存發生危險。……此後，美國人發現，自己

面臨着一種直接性毀滅的威脅。當然，已往爲戰略基本考慮的歐洲的防衛，現已爲情勢所迫，而變爲次要的。」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總統甘迺廸 (John F. Kennedy, 1917-1963) 訪問法國，與戴高樂晤談時，一再強調，對美國來說，歐洲的防衛和美國的防衛是同等重要。美軍駐紮在歐洲，就是要提醒莫斯科，對歐洲的攻擊無異於對美國的攻擊。假如蘇聯有意侵略歐洲，美國準備回報以核子武器，甚至蘇聯只使用傳統武力，美國也會有同樣的做法。

對於甘迺廸總統的保證，戴高樂認爲，如果俄國人真正相信，美國將運用其核子武器，以保衛其他國家，此一保證或許可靠；但是他懷疑莫斯科是否會如此做；他甚至還懷疑美國人是否也會如此相信。依他的判斷，只有在美國本土直接受到威脅時，美國才會利用核子武器。戴高樂還說，如果他是甘迺廸總統，他一樣無法肯定，自己在何時或何地才打算利用這些武器。^⑩

戴高樂對美國是否會爲保衛歐洲而使用核子武器一事表懷疑，其他歐洲人士對此也一樣疑問重重。艾契遜曾寫下歐洲人士心中的疑問：「預測到其可能的後果，除非美國本身的安全面臨立即的危機，美國是否可能使用核子武器？」^⑪連曾任美國國卿的赫特 (Christian A. Herter, 1895-1966) 也說：

「我無法想像（我們的）總統會使我們捲入一場全面的核子戰爭，除非事實明白顯示，我們自己正面臨着被毀滅的危險……」^⑫

美國人，包括一些頗具名望的政治人物在內，表示不願美國捲入一場與己無關的核子戰爭，而遭到無妄之災。難怪某些歐洲人士會更走火入魔，相信美國可能以核子武器，做爲與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工具，甚至懷疑美國會犧牲西歐，而與蘇聯取得妥協。^⑬

戴高樂與其他歐洲人士的疑慮是否爲無風起浪？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諸如古巴危機、美國在歐洲戰略的改變、美國獨自掌握核子戰爭的按紐等，何嘗不是提供給那些認爲美國無意使用核子武器，以保衛歐洲的歐洲人士之口實。

古巴危機 (The Cuban crisis) 發生於一九六一年秋。此時，俄國核子彈頭安放在古巴，並且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美國總統甘迺廸爲此一事件所表現的強硬態度，以及美國政府在處理此一事件時，未諮詢其歐洲盟國的做法，難免會提高戴高樂等人之警惕心，與發奮圖強之決心。^⑭

北約組織成立之初，美國素主以核子報復，也是「大量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 的戰略，來嚇阻共黨勢力向歐洲擴展。自一九六〇年以後，甘迺廸總統及其國防部長麥納瑪拉 (Robert S. Mc Namara) 開始採用「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 的戰略。原先為「盾」(shield) 的地面部隊，也就是傳統武力，現在變為「劍」(sword)；而原先為「劍」的核子武力，現在則變為「盾」。^⑤

「彈性反應」戰略決定於下列三個條件：^⑥

1. 北約組織的指揮權必須仍然集中。美國人相信，戰略核子武器還是必須置於美國軍官的控制之下；
2. 歐洲國家對於自己的防衛必須有更多的貢獻，尤其是在地面部隊方面；

3. 此一戰略的可行性，最後還是要依賴一項結果未定的假設，那就是俄國戰略家也將採用一種類似的戰略。

麥納瑪拉的戰略，剛好被戴高樂抓到把柄。歐洲國家擔憂，對傳統防衛的依賴，已無往昔的嚇阻價值。如果失敗，盟國將處於一種地理上的「有限戰爭」(limited war)，也就是僅限於歐洲的戰爭。美國或許樂於見到，不引起蘇聯對自己本土的攻擊，而能保衛歐洲。但是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並未具有相等的吸引力。何況，此一有限戰爭如果繼續升高，歐洲的防衛是否還寄望於美國核子武器的使用？這是戴高樂心中所存的疑問。^⑦

北約組織核子武器的使用，完全受到美國的控制，於是形成單方面的核子保護 (nuclear protection)，這是法國外交部長墨維勒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 所不太喜歡的名詞。^⑧

一旦美國逐漸變成易受蘇聯核子武器的攻擊，美國的「核子保護」就越來越不可靠。萬一蘇聯提出歐洲國家認為是生存攸關，而美國却不做如是想的要求時，美國可能會認為不值得冒全面戰爭的危險。^⑨相反地，歐洲國家也無法確定，美國是否會不徵求其同意而挑起一場波及她們，甚至可能摧毀她們的核子戰爭^{c.}^⑩

除了上述種種因素外，法國歷史學家杜羅塞 (Jean-Baptiste Duroselle) 還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戴高樂與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 之間的互不信任和種種的誤會，可能多少會影響到他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包括他的北約組織的政策在內。^⑪

戴高樂除了不相信美國會爲保護歐洲而使用核子武器，他還懷疑美國是否會真正爲歐洲國家的利益着想。在地理環境和歷史背景方面，歐洲與美國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對於某些事件的看法，也會相去甚遠。美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柏林危機、阿爾及利亞問題和「擎天神」（Skybolt）事件等，與歐洲國家之利益有密切關係的事件方面，所表明的態度和做法，頗令戴高樂不悅，也加深他對美國的反感。

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於一九五六年。那年七月，埃及統治者納瑟（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在一次對群衆演說時宣稱，埃及要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以獲得建造亞士灣水庫（Aswan Dam）所需的費用。此項費用本來談妥由美、英兩國和世界銀行聯合給予貸款，後因條件不合且有蘇聯的介入等等因素導致此一貸款安排的取消。

在納瑟的宣布之後，埃及與英、法兩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同時，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邊界衝突激增。對英國人來說，運河代表着昔日帝國和商業的偉大。而且對納瑟在英軍完全撤出埃及還不到兩個月，就採取此一決定而覺得十分不滿；法國爲排除阿爾及利亞叛軍的最主要外援，恢復法國在中東的地位。^②以色列則爲俄製武器出現在埃及的西奈半島（Sinai）而憂慮不安。於是，以色列於一九五六六年十月底入侵西奈半島；英、法兩國的傘兵則於十一月五日佔領塞得港（Port-Said）。^③此一侵略行動，經美國和蘇聯施以強大壓力，始告中止。

蘇伊士運河事件，提高納瑟國內外的聲望，但却使英法兩國的威望受損。美國對此一事件的處理方式，或許有其自己的立場和苦衷，然而歐洲國家對於美國的可靠性，却失去了信心。^④

繼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一九六一年柏林圍牆（Berlin Wall）之建造所引起的危機，使法國更加相信，美國可能會犧牲歐洲，以取得蘇聯的合作。柏林危機源自東德年輕力壯的居民大批湧入西柏林，引起東德共黨頭目的不滿。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烏爾布里特（Walter Ulbricht）宣稱，西方國家曾破壞波茨坦協定，武裝西德，因此不再有留在柏林的權利。這是危機的序幕。十一月間，莫斯科支持東德的論點，並欲將東柏林交給東德，而且建議在西柏林成立一個自由市。莫斯科當局宣稱，此一建議如在六個月內未被接受，蘇聯則將個別與東德簽訂和約。蘇聯的態度立刻引起西方國家的嚴重關切，尤其是自認爲是整個德國合法繼承者的西德，對於東德的承認更是無法忍受。

在危機的發展過程中，戴高樂不顧一切後果，支持西德所採取的強硬態度，英國主張讓步，擔任決定性角色的美國，則惟恐冒核子戰爭之危險，而在兩者之間猶疑不決。一九五九年在日內瓦舉行的英、美、法、俄四國外長會議和翌年在巴黎召開的四國高階層會議，皆無法順利進行，以解決柏林問題。柏林危機轉趨嚴重。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晚，東德在柏林的蘇聯佔領區和美、英、法三國佔領區之間，建立一道圍牆。此一危機顯示出，美國對歐洲利益的支持並不熱心。國家的統一，為當時西德的一項主要目標。美國的遲疑，加深人們的憂慮，認為美國對德國的統一，比歐洲的穩定和現狀的維持不感興趣。柏林的繼續分裂，正可證明北約組織無法協助德國人，達成其最主要的國家目標。^{④5}

美國對阿爾及利亞問題——一個與法國的關係甚為密切的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最令法國不滿。一八四八年被法國吞併的阿爾及利亞，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由「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簡稱 FLN) 所領導的游擊份子，展開一連串的叛亂活動。^{④6}

儘管法國聲稱，阿爾及利亞北部數省，為法國本土的一部份，美國還是拒絕法國使用北約組織的武力，鎮壓阿爾及利亞的叛亂。^{④7} 法國在北約組織的盟國，對於她在阿爾及利亞的地位，也未表公開支持。^{④8}

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法國總理德布雷 (Michel Debré) 在國會的演說中提到「如果歐洲的聯合和大西洋的合作要有某種意義的話，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法國所最關心的是阿爾及利亞；假如我們的目標並非是我們盟國的目標，那每一件事情皆可能陷於危機之中。」^{④9} 由此可知，法國將阿爾及利亞事件，視為她與北約組織之間關係密切與否的試金石。

「擎天神」為一種由美國設計發展的空對地飛彈，在必要時得售與英國。它裝上一個英國製的核子彈頭後，可從英國的轟炸機上發射。一九六〇年的擎天神協定，附帶着要英國在蘇格蘭提供美國一處核子潛艇基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甘迺廸政府未經徵詢英國的意見，突然取消擎天神計劃，以節省二十五億美元的發展費用。此舉使麥克米倫 (Harold Macmillan) 首相在國內的聲望，大受打擊，同時也使戴高樂獲得下列的結論：沒有一個國家能將自己的軍事安全，很穩當地託付給他國。^{⑤0} 既然身為歐洲盟國的美國，處處顯現出不可信賴，^{⑤1} 難怪戴高樂會私下向三位助理如此說：

「為什麼，為什麼那樣難於使他們（指美國人）瞭解，他們應該將歐洲事務留給歐洲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廣大的半球去

操心。為什麼他們不能瞭解，我們正幫他們卸下一付我們現在自己能挑起的重擔？」⁵²

二、歐洲情勢已變

戴高樂有好幾次明白表示，北大西洋公約現存的組織，不能長久維持下去，必須對它加以重新考慮⁵³。

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上，談到北約組織時，戴高樂強調，法律如不再能配合習俗，而又不加修訂，則將無所作為；條約如其目標已易，而仍一成不變，它也將無所作為；盟約如其締結時的條件已易，而仍一成不變，該盟約將同樣地無所作為。因此，法律、條約和盟約必須適應新的條件，否則，其條文在缺乏實質之後，將只不過是一堆無益的檔案而已。⁵⁴

到底北大西洋公約簽訂以後，又有那些新的情勢產生？我們根據戴高樂自己的言論和其他學者的論著，將之歸納為下列六項：

1. 西方世界所受的威脅較少

法國的高級政府官員曾表示，戴高樂確信，蘇聯侵略西歐一事，幾乎不會發生。⁵⁵造成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就是對西方世界，尤其是對於歐洲的威脅的本質，已發生改變。⁵⁶在一九四九年，美國擁有壟斷性核子武器，而且對西歐最主要威脅，為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大批傳統武力的攻擊。此一危險雖仍存在，但不再是最主要的一種。⁵⁷

歐洲對蘇聯的威脅較少恐懼，一方面由於蘇聯與中共的衝突，將逐漸使蘇聯的注意力，移向其亞洲的鄰居；另一方面，由於歐洲人士認為，工業化使蘇聯從一個關心共產世界革命之達成的強國，轉變為關心其戰後所得疆域之鞏固的國家。⁵⁸

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也談及，到了一九五八年，蘇聯向西方征服一事，似乎不太可能，因為此時所有國家皆恢復正常狀態，而且經濟也不斷進步。西歐已非共產主義的溫床。其次，由於中共的野心，蘇聯不得不為亞洲事務多費心思。最後，莫斯科當局不致於瘋狂到，挑起一場可能導致全面毀滅的世界性衝突。他認為，如果不欲打仗，遲早總會尋求和平。沒有一個政權，能够永無止境的處於敵對的緊張狀態。凡此種種，皆頗能令人相信，東歐將會愈來愈覺得「低邊」(detente)的需要。⁵⁹在這種情況下，西歐的威脅感當然就減輕。

2. 蘇聯擁有核子武器

北大西洋公約簽訂後不久，蘇聯也擁有一項能够直接打擊美國的核子力量，這就使美國至少在使用核子武器時，會顯得猶疑不決，因而也就使北約組織軍事的結合，失去了正常的理由。^⑤

美、蘇兩國形成一種核子均勢，敵對双方最後或許互相攻擊，但是誰能阻止她們將其核子彈頭射向中歐和西歐？對於西歐來說，北約組織已不再能保證其安全。^⑥在對國會議員的演說中，法國總理龐畢度（Georges Pompidou, 1911-1974）還強調，美國軍事總部存在於法國領域內，可能使法國成爲一個核子武器攻擊的目標。^⑦

3. 美國捲入歐洲之外的衝突

這是戴高樂相當關心的一個新事實。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中提及，在因歐洲而爆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消除之時，美國却捲入歐洲之外的衝突，如最早的韓戰，剛過去的古巴危機和正在進行中的越南戰爭。這些皆有可能導致一次全面性的大災難。在此一情況下，歐洲因北約組織的關係，雖不願意，但也將自動投入戰爭漩渦之中。法國的領土、交通、軍隊、空軍基地和海港，因隸屬於美國指揮的軍事系統下，而必須繼續忍受此一懸疑。^⑧

法國政府於三月十日和十一日，送交北約組織其他盟國的備忘錄（*aide-mémoires*）也強調，歐洲不再是國際危機的中心。這個中心現在轉移到其他地區，特別是亞洲。這些地區顯然地與北約組織會員國無關。^⑨

4. 法國國內外情勢已變

自戴高樂再度上台後，法國的國內條件和國際條件，也逐漸與第四共和時期有所差別。在國內方面，法國的經濟相當繁榮，而且逐漸接近強國的地位。她重建其幣制、財政和貿易的平衡。法國不再依賴任何人，不但不向他國，尤其是美國告貸，反而能償還債款。在改變與其殖民地的關係之後，法國獲得一項真正的和平。她革新軍隊和裝備，逐漸建立自己的核子武力。在對外方面，法國驅散有碍歐洲合作的陰霾，做爲與德國的政治合作，^⑩鞏固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共同市場）的基礎，最後希望法國處於一個屬於歐洲人的歐洲。^⑪

法國在國內和歐洲聲望的提高，使她不再唯伏於美國所支配的北約組織，而希望在國際舞台上，能扮演一項比以往更重要

的角色。^⑯

5. 北約組織戰略的改變

在一九六〇年代，麥納瑪拉的「彈性反應」的觀念，取代一九五〇年代，北大西洋公約理事會正式採用的「大量報復」的戰略理論，這是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所最反對的。^⑰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指出，戴高戴撤出北約軍事組織的決定，與法國繼續堅持「大量報復」戰略理論，反對麥納瑪拉的「彈性反應」理論有關。戴高樂認為，「立即核子報復」的採用如在地面戰鬥之後，則損失了完整防衛結構的大部份目的。^⑱

三、希望法國國防自主

在一九五〇年代，戴高樂國家主義的願望尚未顯露。歐洲經濟和軍事的衰弱，蘇聯的威脅和軍事技術的落後，使歐洲仍為北約組織的次要角色。^⑲

自再度掌權後，戴高樂不斷地致力於使法國成為一大強國的工作。由於無法說服英、美兩國，讓法國也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自由世界的決策中，有同等的發言權；同時也懷疑美國是否有甘冒核子戰爭之危險，以保護歐洲和法國之決心，他誘導國會同意發展一支核子武力(force de frappe)。^⑳他也強調在北約聯合指揮下的軍隊之「國家色彩」。^㉑

在戴高樂政府的統治下，法國國內的「國家主義」逐漸抬頭。^㉒戴高樂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法國人所說的和所做的，必須獨立，不受他人的影響。^㉓衡諸此一原則，北約組織的種種規定，以及法國在該組織中的地位，當然會使戴高樂覺得無法忍受。因此，他希望法國的國防能自主。

戴高樂所要的國防自主，顯然地含有兩個目的：維持主權的完整和提高軍隊的士氣。

1. 維持主權的完整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法國外長墨維勒在電視訪問中表示，對法國來說，北約組織應該告一段落，因為它弊多於利。由於法國在軍事方面不再有完整的主權，因此也不再能確定，法國所遵循的政策是否為其國家政策，以及是否完全在自己的掌握

爲彌補此一缺點，戴高樂很顯然地反對北約組織那種將國家軍事力量，融入一個超國家的指揮機構。^⑰他極欲重建主權的正常情況。凡屬於法國的，不論是土地、天空、海洋和軍力，以及其他在法國的一切，必須受法國政府的管轄^⑱。因此，「新聞週刊」(Newsweek) 認爲，戴高樂要求控制在法國境內的所有北約組織的裝備，其中包括美國空軍和補給基地。^⑲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戴高樂巡視軍校時，曾在訓話中強調，「法國的防衛必須屬於法國」。^⑳一個像法國這樣的國家，一旦發生戰爭，那就是法國的戰爭；所做的努力，也必須是法國自身的努力。無疑的，法國的防衛可能會借助他國的合作，但是不可或缺的，這防衛應該是屬於法國本身。而且法國也是由她自己，爲她自己，同時依照自己的方式來自衛。^㉑

他認爲，每一民族都有權處理自己的事務。^㉒正如英國政府官員所指出的，戴高樂所做的每一件事，皆爲提高法國的威望、影響力和獨立性。^㉓他之杯葛和撤出北約組織的決定，也就是要避免付出軍事上隸屬他國的代價，^㉔同時也要避免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外國。^㉕

2. 提高軍隊的士氣

法國認爲，北約組織使之失去國防方面的責任感，而且使士氣低落。

一九六四年三月間，法國外長墨維勒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 的記者訪問時談到，法國提出改革北約組織的要求，而且做出一些美國所不喜歡的決定。這些都是由於法國人覺得，法國必須爲其防衛，取得較大的責任感。防衛由自己負責，是唯一取得責任感的方式。^㉖

墨維勒以爲，北約組織對法國的不利之處，就是剝奪其對國防事務的責任感，並因而導致喪失保衛自己的意志。防衛已變成一種似乎與己無關的事情。當一個國家不再對其防衛感興趣時，其獨立性之失去，已爲期不遠。^㉗

依照戴高樂總統的觀點，北約組織必須改革，以增加其歐洲會員國的軍事責任，並且使法國完全獨立於美國之外。^㉘他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的記者會中，談到一個國家的防衛必須具有國家色彩時，曾如此說：

「事實上，一個政府、一個國會、一個民族，如何能全心全意和長久地，在平時提供其經費和勞務，在戰時提供其犧牲，

給一個在其自身的防衛方面，無法提高其責任感的制度呢？」⁽³⁸⁾

艾森豪在其回憶錄中也提及，戴高樂相信，北約組織的每一會員國，必須為其自己的安全負責。如果告訴一位法國人說，法國的防務是一個像「北約組織」那樣的機構的責任，也就是等於讓他對自己職責之成就較少珍惜。戴高樂將軍深信，對士氣來說，國家性的組織，比多國性的組織較具影響力。⁽³⁹⁾

很顯然地，法國軍事政策的擬訂，大體上朝着下列三個方向：⁽⁴⁰⁾

(1)有意治癒過去的創傷；

(2)調和軍隊和國家；

(3)恢復軍隊的統一和自尊。

如果從此一角度去觀察，一項獨立的軍事立場和反對北約組織，不但成為政治獨立的條件，而且也是國家再興，以及健全和穩定的軍民關係之條件。

四、反對美國霸權

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頗令戴高樂不滿。他抨擊「第四共和」政府似乎同意法國服從他國。⁽⁴¹⁾他說，根據在華盛頓簽字的「大西洋同盟」(Atlantic Alliance)⁽⁴²⁾之原則而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法國的防衛和政治，將在受外國指導的一個制度中逐漸消失，同時駐紮在凡爾賽(Versailles)附近⁽⁴³⁾的美國統帥，在「舊世界」(Ancien monde)裏，執行一項「新世界」(Nouveau monde)的軍事權威。⁽⁴⁴⁾

以北約組織為媒介，美國對於歐洲的影響力可說是無微不至。法國將領康伯(Engineer General E. Combault)的批評，可能有點偏激，但還是有事實根據：

「歐洲精神未曾存在的北約組織，一開始就有意以美軍為其典範；美軍為一支登陸部隊，技術上超裝備，而且費用非常昂貴。許多原因使之成為不可避免：在我們大陸上『超量』物質的存在；我們對勝利者的崇拜；對現代軍備技術奇蹟的特別

喜愛。然而，不去探討如何使此一軍備或其分配，適合我們的大陸，實為一大失算。美國式的組織是那麼昂貴，以致於歐洲國家可用的財政資源，為裝備那可笑的弱小部隊所吸收。」^⑤

此外，法國尚認為，北約組織的指揮結構有三項不利於歐洲的地方：

1. 設在華盛頓的軍事委員會常務組，雖由美、英、法三國參謀總長的代表組成，但與隸屬於盟軍最高統帥的作戰司令部，有大西洋之隔；
2. 指揮結構未能給予西德和意大利，一項在聯盟的決策中，與其貢獻相等的發言權；
3. 法國認為，在核子武器和傳統武器的使用，皆應給歐洲人較大的權力。^⑥

法國一直強調，在北約組織中，美國輕視歐陸的盟國，並以此為杯葛北約組織的藉口。事實上是否如此呢？為解答此一問題，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去瞭解，美國在北約組織的勢力到底有多大。依照福克斯（William T. R. Fox & Annette B. Fox）之分析，美國在北一組織中擔任下列五項角色：^⑦

- 1.彌補整個聯盟的不足之處；
對於其他盟國不能，或不願提供的，美國將直接以陸、海、空軍軍力，或者間接以軍事援助如贈與、貸款、出售物質、提供訓練和技術協助等，給予支援。^⑧
 - 2.擔任聯盟戰略計劃的領導者；
 - 3.指導北約組織的一般政策；
- 第二和第三項角色，充分說明美國對於北約組織一切方針之擬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難怪戴高樂會說，北約組織並非一個傳統的聯盟，因為它是一個由美國創造的聯盟。美國將「統合」（integration）的觀念介入該組織。這對於戴高樂來說，是一件十分笨拙、無用，甚至是危險的東西——危險，因其大部份權力屬於美國。^⑨此外，北約組織的一切政策，皆由美國獨自決定。^⑩

史班尼爾（John Spanier）也認為，華盛頓的意見曾是，而且以後還可能是，聯盟的意見。那是華盛頓決定所有西方外交

和國防政策。如果華盛頓當局考慮到其盟國的反對，並且有時調整其政策，以順應盟國的意願，其意見仍然是具有決定性的。

假如法國反對西德重整軍備，巴黎只能拖延，但無法阻止。假如法國和英國為保護自己所認為的切身利益而採取行動，就像蘇伊士運河危機，而美國却加以反對，那麼英、法兩國只好很失體面的撤軍。^⑩

4. 誘導、激勵和刺激其盟國所能自己採取的行動；

5. 擔任聯盟中主要軍事指揮職位。

美軍將領不但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而且把持「歐洲盟軍最高統帥」的職位，以及控制此一北約組織最具實力的統帥部。在美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的「統治」下，該統帥部幾乎變成一般民眾所想的：一個美軍參謀本部。當然，同樣數目的重要職位，還是保留給北約組織其他會員國的軍官。但是重要的決定和最重要的情報，仍在美國人手中。^⑪這些參與工作的歐洲官員，還不斷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⑫

從福克斯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美國在北約組織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幾乎控制整個組織。

儘管法國外長墨維勒在接受美國記者訪問時，否認法國有意與美國為難，^⑬但是戴高樂還是經常畏懼美國的領導權，也就是對北約組織的控制。他似乎寧願冒着削弱聯盟的危險，而不願看到受美國支配的聯盟強壯起來。^⑭

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與英國駐法大使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的私人午餐會上，戴高樂提到，歐洲一旦真正變成獨立，就不需要受美國支配的北約組織。^⑮他不但要反對美國在歐洲的霸權，而且也要與美國爭世界的領導權。他的一位助理如此說：

「昨天，戴高樂取得法國的領導權；今天，法國正在取得歐洲的領導權；明天，歐洲將取得世界的領導權。這對於戴高樂來說是不可避免的。」^⑯

戴高樂素來主張法國必須要偉大，^⑰因此，他拒絕放棄一點點的主權，給任何法國未能支配的聯盟。^⑱法國人認為，法國在北約組織的地位十分重要。他們強調，沒有法國，可能就沒有北約組織。^⑲

一旦美國反對法國參與北約組織的決策，^⑳法國可能由於缺乎權力而被迫為它尋找代替品。這代替品或許是一種微妙的遊

戲。在遊戲中，法國可能在一個強國的幫助下，去抵抗另一個更強的國家。^⑪

面對着美國在歐洲的霸權，戴高樂利用增加盟國的責任、削減美國在歐的影響力、以及提議成立英、法、美三強聯合指導機構等方式，企圖加以抵抗。

1. 增加歐洲盟國的責任

在一九四六—一九五八年，首次告退政壇期間，戴高樂經常呼籲法國應在北約組織中，負有較大的責任，^⑫ 對該組織的政策，具有較大的發言權。^⑬

法國名政論家阿隆（Raymond Aron）言及，戴高樂的夢想，是一個足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强大西歐，此一夢想意指西歐將擁有自己的嚇阻性核子武器。這並非意味着大西洋聯盟的解體，但却是美國對歐洲單方面的保護之結束。在傳統的外交語言上，受到一個聯盟的保護，意思就是成為一種衛星國家。在一九六〇年代上半期，美國與西歐在經濟方面相互依存的程度幾乎相等。戴高樂也願意見到，軍事方面也有類似的平等。^⑭ 進而西歐，尤其是法國更加獨立於美國之外。^⑮

除了軍事的平等，戴高樂更希望取得參與決策的權利。他懷疑美國在國際事務方面是否有足夠的見識，並將美國比喻為「歐洲之女」（Europe's daughter）。他認為自己的道德和領導才能，優於任何美國領袖。^⑯ 如此的自負，使他不甘於處處受美國的支配。

2. 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

戴高樂有兩個信念：其一為華盛頓在自由世界防衛權應減少；另一為西歐應追求一項獨立於美國之外的共同外交政策。^⑰

這位法國政治領袖的北約組織政策的目的，並非十分複雜，而只是要驅除美國的影響力。它不是要排斥美國核子武力的保護，也非不歡迎美國的投資。戴高樂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深深瞭解，歐洲需要美國軍事的保護和美國資本的參與。對他來說，理想的歐洲，將有美國的在場，但毫無美國的影響力。存在歐洲的任何美國武力和資產，將受歐洲的控制。

戴高樂的一位資深助理，也是相當受信任的顧問被詢及，戴高樂是否會要求，將駐法美軍置於法國的指揮之下。他很坦率地回答：「當然。那將是一項完美的安排。」^⑱

英國官員却說，法國總統真正所要的，就是將所有美軍驅逐出法國和歐洲。他正破壞北約組織及其完整的指揮結構。他要以一個純粹的歐洲防衛集團取代之，而在該集團中，法國將是唯一擁有核子武力的國家。^⑫

就如同許多西方觀察家一樣，蘇聯認為，北約組織不利於歐洲的統合。如果統合運動要繼續進行，華盛頓對於北約組織的影響力必須削減。^⑬戴高樂雖不希望成立一個「聯邦式的歐洲」，但却樂於見到歐洲國家永能結合在一起，並以法國為領導中心。因此，他就急於要排除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

3. 提議成立英、法、美三強聯合指導機構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戴高樂將軍分別修書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將軍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提議成立一個包括法國、英國和美國十三個負有全球性責任的自由國家—的組織，其目的在於協調三國在全球每一地區的政治性策略。^⑭

戴高樂在其信中，警告美、英兩國，如果他的提議未被接受，他將中止法國繼續參與北約組織，^⑮並且將採取一項獨立的政策。^⑯

此一提議本未公開，但經西德聯邦政府和報紙揭露後，馬上引起西德、意大利和其他北約組織小會員國的深切關懷。西德杜塞爾多夫 (Düsseldorf) 一家報紙 (Der Mittag) 如此刊載着：

「戴高樂提議創立一個法、英、美三強聯合指導機構，做為北約組織的最高機構。法國希望因而扮演一項強國的特別角色；我們很難瞭解，這樣一個聯合指導機構將帶來何許好處。它將影響小國家在北約組織的權利和安全的保證，較大的國家如西德和意大利，將被擋在一旁……」^⑰

意大利總理范華尼 (Amintore Fanfani) 寫一封私人函件給艾森豪總統，反對在北約組織中任何三強聯合指導機構的建議。西德聯邦政府表示反對法國的建議；挪威也認為法國的建議無法接受。^⑱

北約組織秘書長史巴克 (Paul Henri Spaak) 批評戴高樂的三強聯合指導機構的計劃，認為它將在北約組織的小會員國間引起不良反應，並且會增強中立主義的趨勢，因為這些國家不願捲入自己未參與決定的政策。此外，如果「聯合指導機構」採取多數票決，法國通常敵不過美、英兩國的聯合陣線；如果採取一致票決，美國和法國將各自擁有，對不順己意的對方政策

，表示否決的權力。^⑫

辯白：

「在一九五八年，法國向其英、美盟國，建議一種經常的合作，以討論國際事務。此一建議被惡意解釋為，企圖在西方世界建立一個法、英、美三強聯合指導機構，並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樹立其權威。」^⑬

其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世界報」，楓湊（André Fontaine）已做一些較為詳細的分析。他說，戴高樂將軍並非設法在北約組織內部，創立一個新機構；他只要求負有全球性責任的強國之間，應有經常性的諮商，並應包括一切世界性戰略和政治問題。戴高樂感覺到，北約組織，由於會員國為數不少，而且議事緩慢，故非須做緊急決定與諮商的最好架構。最後，他相信，巴黎與波昂和羅馬之間經常進行討論，使法國能在諮商時，做為其隣國的發言人。^⑭

戴高樂的建議，雖然無疾而終，但此一建議顯示出他反對美國在歐洲霸權的努力。

五、美國不助法國發展核試

核子武器的發展，在北約組織之中擔任三項角色：為強國地位的象徵，為影響美國政策的手段，以及為防禦的工具。^⑮戴高樂在法國積極發展核子武器，其目的也是在此。^⑯然而，戴高樂的企圖却受到美國千方百計的阻礙。美國人的做法，使他深信，美國不會放棄在歐洲的霸權，因而更加確定其脫離北約組織的決心。現在我們對於美國反對法國發展核子武器的做法及其原因略加探討。

遠在一九五九年年初，艾森豪總統訪問法國時，他就為法國要製造核子武器之決定而擔憂，因此採納國務卿杜勒斯早先之建議，供應法國此類武器，其條件為使用權操在美國人手中。^⑰

到了甘迺廸主政時期，美國政府的反對更為激烈。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四—六日的北約組織理事會發表演說，他強調美國所擁有的核子武器，其强大和有效是那麼令人無法相信，以致於不必想到一支北約組織的嚇阻武力，更不

用談及國家性的嚇阻武力。獨立使用的有限核子力量是危險的，浪費的，易於過時的，並且缺乏做為嚇阻武力的可信性。如用它們來攻擊敵人城市，將等於自殺。依照麥納瑪拉的看法，美國已經負起北約組織核子防衛的全球性任務，其盟國的重要工作，就是增加自己的非核子武力。^⑯ 麥納瑪拉的言論，等於暗示法國要安於現狀，不要異想天開，浪費心力。

關於法國發展核試，甘迺廸總統表示堅決反對。當某些美國政府官員看清，法國決定不顧一切，要成為第四個核子國家時，他們建議甘迺廸總統，盡量採取合作政策。甘迺廸總統或許也考慮過國務院的意見，可是還一昧堅決反對此一看法。他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說：

「美國的政策……繼續反對核子武器的擴展……我們的政策繼續以此為基礎，並且將繼續下去，除非我們感到在安全的需要方面，有變更的必要。」^⑰

有人建議，如果美國提供法國核子情報或裝備，戴高樂可能放寬，英國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申請。甘迺廸總統却於六月七日宣稱，這兩個問題彼此無關。他說，他贊成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可是美國不會以其核子武器或「知識」做為加入的費用。^⑱

美國不但不提供核子武器和製造方法給法國，甚至還中斷濃縮鈾的供應。一九六六年四月，法國總理龐畢度在電視訪問中提到，美國曾單方面廢除美、法兩國於一九五九年簽訂的一項秘密協定。根據一九五九年的協定，美國提供九百六十八磅濃縮鈾給一座法國原子反應爐。美國供應了三百七十四磅，可是却在一九六四年停止供應其餘的部份。^⑲

儘管美國的反對和不合作，使法國核子武器的發展計劃進展較緩，而且所費也較昂，但是法國已經走向擁有自己的核子武力之路。美國的這種態度，徒令法國人不滿，還影響到法國與北約組織的關係。^⑳

美國的做法也受到一些美國人的批評。前康涅狄克州（Connecticut）共和黨女國會議員，且在艾森豪主政期間出任美國駐意大利大使的魯絲（Clare Boothe Luce）會說，美國有意保留歐洲為一個美國核子殖民地（nuclear colonial area），以及將英、法、德三國留在美國的核子搖籃裏，這是一種「偉大狂」（folie de grandeur）。^㉑

反對或阻止法國發展核子武器，會引起國內的批評和法國的不滿，並非一項可圈可點的外交政策。美國政府會一再堅持，其原因如下：

1.不願失去政治影響力

在核子事務方面，華盛頓當局不斷地堅持單方面的控制。⁽³³⁾ 這種核子武器的壟斷，伴隨着政治的影響力。華盛頓已習慣於在北約組織中掌握決定權，因此，當其保護能力受到懷疑時，就會猶如自尊心受到損傷般的加以反擊。⁽³⁴⁾

2.惟恐北約組織解體

既然沒有一個會員國會答應讓其伙伴之一，決定與其生存攸關的問題，那麼核子武器的擴散，很可能導致北約組織的解體。二十年來，美國曾擁有決定歐洲人生死存亡問題的權力，現在法國或許也可能決定與美國人生死存亡有關的問題。為此，美國人當然就要出面制止。這意味着，多國擁有核子武器的情況，將導致美、歐聯盟的解體。因此，華盛頓，尤其在甘迺廸主政時期，堅持維持其核子壟斷，以及在聯盟中的政治優越地位。⁽³⁵⁾

甘迺廸政府在其早期，曾特別要求其盟國，在傳統武力方面做更大的貢獻，⁽³⁶⁾ 藉以分散其在發展核子武器的注意力，以達成上述之目的。

3.讓法國在發展核子武器方面自食惡果

美國在處理對法關係的主要目標，就是中止核子武力的擴張，而非加速其發展。因此，美國人可能會有如此想法：「如果你要走向獨立核子國家之路，你自己去走。此路將會很遙遠，而且所費甚昂。這到底是爲了什麼？」法國所得的痛苦經驗，可能爲其他盟國樹立一個榜樣，使她們不敢再步法國之後塵。⁽³⁷⁾ 美國不協助法國發展核子武器，當然會使法國浪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於核子武器的研究，甚至可能徒勞無功。美國這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極易激起法國的反感。

4.擔心增加核子戰爭的危險

美國人的原則是不隨便使用核子武力，除非用於直接報復，或別無其他途徑可防衛自由世界。⁽³⁸⁾ 如果美國繼續壟斷核子武器，她就可獨自決定使用此一武器的時刻。因此，美國政府認爲，歐洲並不需要國家性的核子武力，而且相信，此類武力在戰爭發生時極易加速造成一場核子大災難。⁽³⁹⁾

5.認爲此一核子武力無軍事價值

美國領袖認為此一核子武力將無軍事作用，因為它可能太小，也極易落伍，而無法嚇阻蘇聯。美國人認為，它可能成為「滑稽的武力」(force de farce)。此外，這種政策可能十分危險，因為它會破壞「彈性反應」戰略的有效性，激怒俄國人，以及鼓勵像印度、以色列、埃及、日本、德國、甚至印尼等國的核子武器的擴散。不但此一最起碼的武力無法嚇阻，而且極易鼓勵蘇聯在雙方衝突時，首先以核子武器打擊法國或美國。⁽⁴⁴⁾

參、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共產集團勢力的大為擴展，西歐國家的更加衰微，以及美國在歐洲影響力加速增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在這種情況下宣告誕生。

美國挾其雄厚的財力和強大的軍力，尤其是具有壟斷性的核子武力，「製造」，並且支配着此一西方民主集團的共同防禦體系。西歐國家在面臨着共產集團的威脅，而又無力自衛的時候，不得不求助於美國核子傘的庇護。

到了一九五八年戴高樂再度掌握法國政權之時，北約組織已經成立了有九年之久。在這段期間，歐洲和整個世界的情勢已很有顯著的改變。蘇聯成為第二個核子國家，美國核子壟斷時代已成過去；西歐的經濟重建工作，大體上也已完成；而且在不久之後，蘇聯又與中共不斷發生衝突。這些客觀條件的存在，構成戴高樂要求改變北約組織現狀的藉口。

然而，戴高樂會不斷在北約組織中製造問題，其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他的主觀意識在作祟。法國的偉大是他夢寐以求的理想。依照北約組織的現狀，法國必須犧牲部份軍事方面的主權，這是戴高樂不十分樂意做的事情；最令他不滿的是，此一組織所有政策的決定權，完全在美國人手中，法國根本染指不得。何況，種種跡象顯示出，支配歐洲命運的美國，不見得會以核子武器來實現其保衛歐洲，抵擋蘇聯侵略的承諾。

個性自負、專權和愛國的戴高樂，當然不會將自己國家的命運，交給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超國家組織。為爭取自由世界的領導權，為法國主權的完整和法國的偉大，戴高樂除了全力發展核子武力之外，還不惜削弱民主陣營的防衛體系，處處打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① 諸參都指著，戴高樂與法國的重建（幼獅，臺北，民國六十六年），
，頁四十一—四八。
- ② George B. de Huszar & Alfred de Grazia Gr. *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rnes & Noble, Inc. N. Y., 1951), p. 125.
- ③ Frederick H. Hartmann, *The Relations of Nations* (Macmillan, N. Y., 1973), p. 332.
- ④ Raymond F. Hopkins & Richard W. Mansback,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rper & Row, N. Y., 1973), p. 326; J-B., Duroselle,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Dalloz, Paris, 1974), p. 493.
- ⑤ Andrew Gyorgy & Hubert Gibbs,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 Y., 1955), p. 97-98.
- ⑥ Hopkins & Mansback, op. cit., p. 326.
- ⑦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Knopf, N. Y., 1973), p. 510.
- ⑧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spoir*, *Le Renouveau*, 1958-1962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p. 254.
- ⑨ Hopkins & Mansback, op. cit., p. 327.
- ⑩ 蘇聯在一九四九年首次核子試爆。
- ⑪ Morgenthau, op. cit., p. 510.
- ⑫ 最初成立大陸，理事會只由會員國外交部長組成。其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則分別組成另外兩個部長級機構。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國防和財政兩個部長委員會撤銷，併入理事會。
- ⑬ 其他民政機構，請參照 Peter Calvocoressi,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4), p. 21-22.
- ⑭ 冰島沒有軍隊，所以派遣一位非軍事代表。
- ⑮ Alvin J. Cottrell & James E. Dougherty, *The Politics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Frederick A. Praeger, N. Y., 1964), p. 34-37.
- ⑯ Calvocoressi, op. cit., p. 23;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Alfred A. Knopf, N. Y., 1965), p. 844.
- ⑰ Jacques Chapsal,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Paris, 1972), p. 245.
- ⑱ 緣系往文諸參照 Denise Folliot, *Document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5), p. 116-170.

- (21) Chapsal, op. cit., p. 247.
- (22) Hopkins & Mansback, op. cit., d. 328.
- (23) Charles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6-1958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p. 285.
- (24) Ibid., p. 295.
- (25) Ibid., p. 276-277.
- (26) Ibid., p. 514.
- (27) Ibid., p. 373.
- (28)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271.
- (29) Dean Acheson, *The Illusion of Disengagement* (H. K. Jacobso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Random House, N.Y., 1960), p. 447.
- (30) Carroll Quigley,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68), p. 156.
- (31)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lon, Paris, 1970), p. 73-74.
- (3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65), 353-354.
- (33) Francois de Rose, Atlantic Relationships and Nuclear Problems, *A French View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3), p. 481.
- (34) Ibid.
- (35) Arthur J. May, *Europe since 1939*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Y., 1966), p. 594.
- (36)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74; 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8, 1963, p. 65.
- (37) Hopkins & Mansback, op. cit., p. 332.
- (38) Ibid.
- (39) Ibid., p. 332-333.
- (40)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raeger, N.Y., 1974) p. 208.
- (41) Richard P. Stebbi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62* (Harper & Row, N.Y., 1963), p. 131-132.
- (42) A Historian Looks at de Gaulle-Why He Acts That Way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10, 1965), p. 44.
- (43) Edgar S. Furniss Jr., *France, Troubled Alley, De Gaulle's Heritage and Prospects* (Harper & Brothers N.Y., 1960), p. 277.
- (44) Henry A. Kissinger, Strain on the Alliance (Foreign

21608.

- (76) Dwight D. Eisenhower, *Waging the Peace, 1956-1961: The White House Years* (Doubleday, N.Y., 1965), p. 426; Richard P. Stebbi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59* (Harper, N.Y., 1960), p. 197.
- (77)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 21-22.
- (78) Looking Forward (Newsweek, March 7, 1966).
- (79)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58-1962, p. 137.
- (80)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259.
- (81)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 217-218.
- (82) De Gaulle's "Grand Design" For U.S.-Get Ou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6, 1965), p. 51.
- (83) Edward L. Morse,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dependence in Gaullist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T., 1973), p. 63-64.
- (84)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400.
- (85) Why de Gaulle Is Challenging U. 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6, 1964), p. 73.
- (86) 匣體斗!!。
- (87) De Gaulle's Plan for Major Shift in NATO Reported (The N.Y. Times, March 3, 1963).
- (88)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58-1962, p. 267.
- (89) Eisenhower, op. cit., p. 427-428.
- (90) Stabler, op. cit., p. 232.
- (91)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6-58, p. 523.
- (92) 艾瑞卡大閱兵公報。
- (93) 布歐素體聯國總部所在地—羅訥河 (Roquencourt)。
- (94)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16.
- (95) Furniss, op. cit., p. 281-282.
- (96) Jules David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64* (Harper & Row, N.Y., 1965), p. 23.
- (97) William T.B. Fox & Annette B. Fox, *The Role of the U.S. in NATO*, (from Francis A. Beer, *Alliance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Y., 1970), p. 143-154.
- (98) Ibid., p. 143.
- (99) A Historian Looks at de Gaull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10, 1965), p. 44.
- (100) De Gaulle, Le Renouveau, p. 257.
- (101) Spanier, op. cit., p. 207.
- (102) Furniss, op. cit., p. 282; 艾瑞卡體聯國最高統帥，即艾森豪威爾，是繼 Mathew B. Ridgway, Alfred M. Gruenther, Lauris Norstad, Lyman Lemnitzer 等人所接替。
- (103) Fox & Fox, op. cit., p. 148.
- (104) Why De Gaulle Is Challenging U.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6, 1964), p. 70.

(2) A Historian Looks at De Gaull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10, 1965), p. 46.

(3) Keesing 's Contemporary Archives, March 29-April 5, 1969, p. 23267.

(4) De Gaulle's Dream Coming Tru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3, 1962), p. 71.

(5)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 207.

(6) De Gaulle: Just Who He Is And What's Back of Him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8, 1964), p. 26.

(7) Furniss, op. cit., p. 280.

(8) Discrepancies Are Found in Two Reports on U.S.-French Rift (The N. Y. Times, August 25, 1966).

(9) [匿] | O || o

(10) Brian Crozier,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p. 522.

(11) Rosecrance op. cit., p. 148.

(12) Size-up of De Gaull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2, 1963), p. 69; Spanier, op. cit., p. 208.

(13) Davids, op. cit., p. 22.

(14) Why De Gaulle Is A Growing Problem for U. 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4, 1961), p. 48.

(15) May, op. cit., p. 595.

(16) De Gaulle's "Grand Design" For U. S.-Get Out (U S News & Word Report, July 26, 1965), p. 50.

(17) Ibid. p. 51.

(18) Steven J. Rosen & Walters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throp, Cambridge, Mass., 1964), p. 345.

(19) André Fontaine, What Is French Policy? (Foreign Affairs, Oct. 1966), p. 67.

(20) Discrepancies Are Found in Two Reports on U.S. French Rift (The N. Y. Times, Aug 25, 1966).

(21)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August 22-29, 1959, p. 16961.

(22) Ibid.

(23) Ibid., p. 16962.

(24) Ibid., September 10-17, 1966, p. 21608.

(25) [匿] | 111 | o

(26) Spanier, op. cit., p. 210-211.

(27) 茲國總理核升官路空脈因采經源，取錢 | 節約。

卷之三

- (2) Crozier, op. cit., p. 532.
- (2) Stebbins, op. cit., p. 134.
- (2) Ibid., p. 133.
- (2) Ibid., p. 136.
- (2) W. W. Kulski,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Republic*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 Y., 1966), p. 184; Kohl, op. cit., 250.
- (2) Malcolm W. Hoag, Nuclear Policy and French Intransigence Foreign Affairs, Jan. 1963), p. 286.
- (2) Clare Boothe Luce, Cuba Crisis and Nuclear Arms Why De Gaulle Goes His Own Wa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8, 1963), p. 65.
- (2) Rosen & Jones, op. cit., p. 324.
- (2) Spanier, op. cit., p. 211.
- (2) Ibid.
- (2) Stebbins, op. cit., p. 131.
- (2) Hoag, op. cit., p. 286.
- (2) Ibid., p. 287.
- (2) De Rose, op. cit., p. 479.
- (2) Hopkins & Mansback, op. cit., p. 333.
1. Adams, Michael, *Suez and After, Year of crisis* (Beacon Press, Boston, 1958).
2. Aron, Raymond, *The Imperial Re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1945-1973* (Translated by Frank Jellinek, Winthrop Publishers, Mass. 1974)
3. *Atlantic Alliance: How strong Are the Links?* (Newsweek, June 4, 1962)
4. 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rentice-Hall, N. J., 1974)
5. Bohlen, Charles E.,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orton, N. Y., 1973)
6. Buchan, Alastair, *NATO, in the 1960's* (Praeger, N. Y., 1963)
7. Calvocoressi, Peter,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4)
8. Chapsal, Jacques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depuis 1940* (PUF, Paris, 1972).
9. Cottrell, Alvin J. & Dougherty, James E., *The Politics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Praeger, N. Y., 1964)
10. Couve de Murville, Maurice, *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 1958-1969 (Plon, Paris, 1971) Report, July 23. 1962)
11. Crabb, Cecil V.,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uclear Age* (Harper & Row, N.Y., 1965)
12. Crozier, Brian, *De Gaulle, The Statesman* (Eyre Methuen, London, 1973)
13. Davidson, Ian,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 (S& Martin's Press, N.Y., 1971)
14. De Carnoy, Guy, *Les politiques étrangères de la France 1944-1966* (Table Ronde, Paris, 1967)
15. De Gaulle, Charles, *Mémoires d'Espoir, Le Renouveau 1958-1962*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16. — — —,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6-1958* (Livre de Poche, Plon, Paris, 1970)
17. — — —, *Discours et Messages 1958-1962* (Plon, Paris, 1970)
18. — — —,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2-1965* (Plon, Paris, 1970)
19. — — —, *Discours et Messages 1966-1969* (Plon, Paris, 1970)
20. *De Gaulle: Just Who He Is And What's Back of Him* (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8, 1964)
21. *De Gaulle's Dream Coming True?*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3, 1962)
22. *De Gaulle's Plan For Major Shift In NATO Reported* (The N.Y. Times, March 13, 1964)
23. *De Gaulle's "Grand Design" For U.S.-Get Out*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6, 1965)
24. De la Gorce, Paul-Marie, *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 une vie et une époque* (Fayard, Paris, 1964)
25. *Discrepancies Are Found In Two Reports On U. S.—French Rift* (The N.Y. Times, Aug. 25, 1966)
26. Duroselle, J. B., *Le Monde Déchiré 1945-1970* (Fayard, Paris, 1970)
27. — — —,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Dalloz, Paris, 1974)
28. Eisenhower Dwight D., *Waging The Peace 1956-1961: The White House years* (Doubleday, N.Y., 1965).
29. Fitz Simons, Louise, *The Kennedy Doctrine* (Randon House, N. Y., 1972).
30. Folliot, Denise, *Document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5).*
31. Fontaine, André, *What Is French Policy?* (Foreign Affairs, Oct. 1966).
32. *France Explains Bid For Removal of Foreign Bases*

(The N. Y., Times, March 13, 1966).

N. Y., 1973).

33. *France Says U.S. Atom Strategy Condemns Europe To Destruction* (The N. Y. Times, April 21, 1966).
34. Furniss, Edgar S., *France, Troubled Ally, De Gaulle's Heritage and Prospects* (Harper & Row, N. Y., 1960).
35. Grosser, Alfred, *La IVe République et sa politique extérieure* (A. Colin, Paris, 1972).
36. Gyorgy, Andrew & Gibbs Hubert,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ntice-Hall, N. J., 1962).
37. Hancock, M. Donald & Rostow, Dankwart 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entice-Hall, N. J., 1971).
38. Hartmann, Frederick H., *The Relations of Nations* (Macmillan, N. Y., 1973).
39. Hermann, Charles F.,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The Free Press, N. Y., 1972).
40. *Historian (A) Looks At De Gaulle-Why He Acts That Way* (U. S. News & Word Report, May 10, 1965).
41. Hoag, Malcolm W., *Nuclear Policy and French Intrigue* (Foreign Affairs, Jan. 1963).
42. Hopkins, Raymond F., & Mansback, Richard W.,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rper & Row,
43. Huszar, George B. de, & Grazia, Alfred de, *An Out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rnes & Noble, N. Y., 1951).
44. *If De Gaulle Could Have His Way In Europ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13, 1965).
45. Jacobson, H. K.,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Randon House, N. Y., 1960).
46.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Keesing's Publication Limited of London).
47. Kissinger, Henry A., *Strain On The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Jan, 1963).
48. Kulski, W. W., *De Gaulle and the Worl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Fifth Republic*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 Y., 1966).
49. *Looking Forward* (Newsweek, March 7, 1966).
50. Luce, Clare Boothe, *Cuba Crisis and Nuclear Arms Why De Gaulle Goes His Own Way* (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8, 1963).
51. Markmann, Charles Lam & Sherwin, Mark, *John F. Kennedy: A Sense of Purpose* (St. Martin's Press, N. Y., 1961).
52. May, Arthur J., *Europe Since 1939* (Holt, Rinehart &

Winston, N. Y., 1966).

53.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s for Power and Peace* (Knoff, N.Y., 1973).

54. Morse, Edward L.,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dependence in Gaullist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 J., 1973).

55. Osgood, Robert E.,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968).

56. Quigley, Carroll,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Current History, March 1968).

57. Rose, François de, *Atlantic Relationships and Nuclear Problems, A French View* (Foreign Affairs, April, 2963).

58. Rosen, Steven J., & Jones Walters 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throp, Cambridge, Mass., 1974).

59. Said, Abdul A., *America's World Role in the 70S* (Prentice-Hall, N. J., 1970).

60. Schlesinger, Arthur M.,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65).

61. *Size-Up of De Gaull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2, 1963).

62. Spanier, Joh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raeger, N. Y., 1974).

63. Stabler, Elizabeth, *French Military Policy*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66).

64. Stebbins, Richard P.,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59* (Harper, N. Y., 1960).

65. — —,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62* (Harper & Row, N. Y., 1963).

66. Thomson, David, *Europe since Napoleon* (A. A. Knoff, N. Y., 1965).

67. Viansson-Ponté, Pierre,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Gau- lienne*, Tome I: *La fin d'une époque*; Tome II, *Les temps des orphelins* (Fayard, Paris, 1970; 1971).

68. *Why De Gaulle Is Challenging U. 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6, 1964).

69. *Why De Gaulle Is A Growing Problem For U.S.*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4, 1961).

70. Wilcox, Francis O., & Haviland, H. Field, *The Atlantic Community,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raeger, N. Y., 1963).

71. 論評，戴高樂與美國之對話（新華社，臺北，民國五十八年）。

72. 吳京義，戴高樂與法國的重建（幼獅，臺北，民國長十一年）。